

第十屆南京公共外交「梧桐獎」頒發 傳承抗戰精神

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 日本記者加登英成獲表彰

【大公報訊】12月27日，南京公共外交協會舉行第十屆「梧桐獎」表彰頒獎儀式，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為傳承和弘揚偉大的抗戰精神，銘記歷史，汲取力量，開創未來，協會以此為專題，面向海內外人士開展評選活動。日本每日放送廣播電視台（MBS）原記者加登英成榮獲「紀念活動輿論宣傳獎」。「能入選南京市『梧桐獎』，我深感榮幸。我對南京大屠殺慘案的採訪和報道，有力佐證南京大屠殺慘案確為歷史事實。」專程赴南京領獎的加登英成對《大公報》表示，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他深刻體會到獲得這個獎項的意義。

南京公共外交協會會長繆合林致辭表示，今年「梧桐獎」獲獎對象為立足南京、面向海內外，開展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活動中的典型單位、團體和個人，反響熱烈，事跡感人，具有典型時代意義。

赴美尋證 製作紀錄片在日本播放

南京公共外交協會成立於2012年，為內地首個副省級城市公共外交協會，以增進民心相通為使命，通過縱橫聯絡交流，廣交各國朋友、建立海內外交流基地與研究中心、設立「梧桐獎」等方式，

►27日，南京公共外交協會頒發「梧桐獎」，日本每日放送廣播電視台原記者加登英成（左一）榮獲「紀念活動輿論宣傳獎」。



開展富有成效的公共外交活動。

1991年，時任日本每日放送廣播電視台記者的加登英成，為尋找南京大屠殺真相，專程赴美國追尋證據，於1991年7月2日率先到馬吉影像11分鐘費奇版，立即在日本報道，引發巨大反響。同年，他在美國、中國、德國等國家跨國採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挖掘歷史檔案，製成日本國內第一部揭露南京大屠殺真相的歷史紀錄片《驗證南京大屠殺》，播出後震撼全日本。此後，他致力於搜集與揭露侵華日軍罪行，匯集侵華日軍老兵證詞，陪同日本老兵來南京指證與懺悔，在德國採訪拉貝與羅森後人製作電視專題節目播出，留下重要歷史資料。

2025年9月18日，在香港舉辦的「抗戰歷史與

►9月20日，《大公報》刊發加登英成向大文集團捐贈6件史料的報道。

民族記憶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台灣光復80周年座談會」上，加登英成親述自己證實南京大屠殺的採訪經歷，呼籲當下要通過舉辦展覽、研討會及利用社交媒體，讓後人深入了解和銘記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

2021年1月，大公報記者在追尋記錄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影像美國馬吉影像37分鐘版本時，發現加登英成1991年拍攝的紀錄片《驗證南京大屠殺》，幾經輾轉，獨家在日本找到已退休的加登英成，率先並多次報道加登英成以職業記者的公正、



嚴謹與執著，勇敢地揭露被刻意遮蓋的日本歷史中最黑暗的南京暴行。2023年12月13日，由大公報記者牽線，加登英成收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邀請，專赴南京參加第十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加登英成對《大公報》表示，至今仍有人不願承認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他們毫無根據地聲稱「日本不可能是如此邪惡的國家」，甚至妄想將太平洋戰爭說成是「為自衛而不得不進行的戰爭」。加登英成認為，「這種態度最終只會損害本應相互尊重的鄰國關係，給子孫後代理下禍根。日本應汲取歷史教訓。」今年9月至10月，《大公報》獨家推動，87年前約翰·馬吉秘密拍攝的南京大屠殺唯一動態影像37分鐘版在香港和台灣首映。37分鐘版馬吉影像是目前已發現的各種馬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最為全面、內容最為豐富。

本屆「梧桐獎」設立紀念活動輿論宣傳、史料研究、文化交流、優秀組織等4個獎項，15個單位和個人入選。其中，7個與《大公報》「37分鐘版馬吉影像香港和台灣首映」深度聯動的主體上榜（5個為《大公報》申報），既有馬吉影像赴美課題組、《人民日報》鐵證攝製組、江蘇麥秋傳媒團隊，也有日本加登英成、德籍華人邵華、台灣楊善堯等各界力量。

陳旻

志願者以愛牽引 帶領盲人圓夢馬拉松

「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完善空巢老人、困境兒童、殘疾人等群體服務保障體系」「加強公共設施適老化和無障礙改造」，這不僅為殘疾人生活擘畫了藍圖，更傳遞出堅定的信號：殘疾人不是被動的受助者，而是有尊嚴、有潛能、有權利參與並貢獻社會的平等成員。因為陪跑志願者的存在，過去從來沒法鍛煉的殘障者開啟了奔跑新人生，與社會產生連接，更多感受到來自周遭日常的溫暖。這正是「十五五」規劃建議所指向的溫度：讓每一份不屈的生命力，都能在陽光下找到屬於自己的賽道。

「我不願在黑暗中默默度過餘生，我也想在世間綻放光芒。」這是2024年視障跑者們首次完賽馬拉松，黑暗跑團重慶站負責人盧為在朋友圈寫下的心聲。

大公報記者 韓毅

12月的一個清晨，在黑暗跑團長跑活動中，盧為將一根彩色陪跑繩高舉頭頂，聲音穿透體育場淡淡的薄霧。「這根繩子，是信任、是指引。」新加入的陪跑志願者們圍攏過來，目光專注。盧為手指輕撫繩身，認真演示，「四指虛握，繩子要一直保持半緊狀態。拖、拉是絕對禁止的。」此刻他神情比比賽時更嚴肅，「安全永遠排第一。我們身邊是盲人，事故沒有大小之分。若握繩方式不對，第一次提醒，第二次請直接離開。」

2024年上海馬拉松賽道上，黑暗跑團視障跑者陳洪與妻子雷娜在盧為以及陪跑志願者的協助下共同衝過終點，成為全國首對同時完賽全程馬拉松的盲人夫妻。一根拇指粗的陪跑繩，一端牽着黑暗中不屈的手，一端連着願成為「眼睛」的心，那是黑暗與光明之間最堅實的信賴之橋。

幫助視障人士重拾自信

時間回到2022年10月，公益組織黑暗跑團重慶站剛剛成立，僅有20餘位視障跑者和40餘位志願者。如今，隊伍已壯大至200多位視障成員和400多名志願者，每周或隔周定期開展長跑活動。成員中多數已完全失明，日常以按摩為業。

跑團的發起人盧為，曾跑出3小時09分的全馬成績，他創辦重慶站的初衷，正是希望通過體育運動，幫助視障人士走出封閉、融入社會、重拾自信。

8位志願者輪流陪跑 盲人全馬完賽

2024年上海馬拉松賽道40公里處，黑暗跑團視障跑者陳洪刻意放慢腳步，頻頻側首問身旁的陪跑志願者，「我老婆到哪了？跟上來了嗎？」他執意在最後兩公里等待妻子雷娜。最後，夫妻倆攜手衝過終點線——他們成為全國首對同時完賽全程馬拉松的盲人夫妻。「我們一直在彼此心中『看見』對方。」衝線後的雷娜緊握住陳洪的手，汗水與淚水悄然交融。

「起初，我們連跑步姿勢都難以掌握。」41歲的雷娜回憶，那時連走路都小心翼翼。「是志願者們耐心陪伴，教我們調整呼吸、控制步伐。在奔跑中，我們逐漸建立起默契，有時繩子輕輕一碰，便知對方意圖。」她語氣充滿感恩，「第一次完成全馬，真的非常激動。8位志願者輪流陪跑，到20多公里時我抽筋了，是她們一路鼓勵，相信我能做到。」

一旁的陳洪頻頻點頭，51歲的他坦言：「在按摩店工作，活動空間狹小，其實內心挺壓抑的。」跑步曾是他們不敢奢望的事。「在一片漆黑中奔跑，總會害怕路面有坑或障礙。有志願者陪伴，才敢放心邁出腳步。」陳洪笑道，眼角的皺紋堆疊出溫暖的弧度，「最開始，跑完幾公里我們都得『誇』自己一星期。從未知、恐懼，到完賽上馬，那種興奮激動難以言表。跑步不僅鍛煉身體，更是打開盲人的心結。」陳洪認為，跑步讓他們成為自己生命裏的英雄，也收穫了無數善意與認可。他們向世界證明，視障人士的人生，同樣擁有無限可能。

►黑暗跑團志願者劉鵬（左）作為視障跑者陳洪（右）的陪跑員在馬拉松中並肩前進。受訪者供圖

黑暗跑團 奔向光明



「盲人沒體驗過的 我都想帶他們試試」

快樂的事

黑暗跑團的訓練氛圍總是輕鬆快樂。「組建跑團，首先要讓志願者陪跑得開心。只有快樂的事，才能維繫得長久。」這份鬆弛感，是盧為用心營造的。52歲的盧為經營着一家日化品代理公司，卻幾乎推掉了所有社會應酬。「我現在平時都和盲人兄弟姐妹們在一起，大家一起喝酒、猜拳、打牌，特別開心。」他笑道，「我真不覺得我是在做公益。」跑團的活動遠不止於跑步。盧為帶着盲友們爬山、攀岩、打拳擊，甚至在長江上划起皮划艇。「盲人朋友沒體驗過的，我都想帶他們去試試。」

創造奇跡

在盲人按摩店裏工作了多年，喻春常被客人們聊跑步的話題吸引。「聽他們談論跑馬拉松，心裏滿是羨慕。」只有微弱光感的他暗想，「這輩子要是我也能跑步，該多好。」2022年，喻春如願成為黑暗跑團重慶站的首批視障跑者。如今，他已完賽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場全馬，個人最好成績為3小時49分。

「以前聽客人說四個多小時完賽全馬，我

每嘗試一個新項目前，盧為總會先蒙上自己的眼睛親自體驗，「確認安全了，就敢帶他們玩。」他還為跑團組建了國學班，由志願者帶領盲人學習文學知識。

「只有純粹，才能集聚能量，繼而散發能量。」在盧為看來，視障者身上的純粹，正是現代社會稀缺的品質。「盲人可以自動屏蔽許多物慾和誘惑，他們在生命中更懂得珍惜，感恩之心是刻在骨子裏的。」他曾見盲友背着整袋廣柑、買煙買特產送給志願者以表謝意。「我在跑團立了規矩：盲人不准送志願者東西。但這份心意，讓人動容。」

能超越視力正常跑者 感覺很帶勁

好羨慕；而現在我自己三個多小時就能完成。」今年49歲的喻春談及此，他笑聲中洋溢着自豪，「作為一名盲人，能超越許多視力正常的跑者，感覺真的很帶勁。」妻子鄧雪梅也從去年11月開始嘗試跑步，半馬最佳成績2小時22分。夫妻倆常結伴到體育場訓練。「不能總依賴志願者，還是得靠自己。」鄧雪梅說，下一步，他們計劃共同挑戰全程馬拉松。

黑暗跑團裏還有另一對創造紀錄的夫妻



►視障跑者陳洪（左）、雷娜（右）夫婦在志願者幫助下，同時完賽全程馬拉松。大公報記者韓毅攝

陪跑員與視障者雙向奔赴 讓彼此更好

2015年，盧為結識了中國首位參加波士頓馬拉松的視障跑者嚴偉，並成為其「御用」陪跑員。這段經歷改變了他對視障群體的認知。「與視障人士接觸久了，不僅沒有健全人的優越感，反倒偶爾還有點自卑。」盧為感慨，「他們對生活的渴望與努力程度，是我們很多人難以企及的。」

在馬拉松賽道上，一名視障跑者通常需要三名志願者：領跑員選擇路線，陪跑員持陪跑繩引導，伴跑員維護安全陪跑陣型。志願者無法按自己的節奏奔跑，實則更為辛苦。

黑暗跑團資深志願者劉鵬，同時也是重慶南開中學教師，他常鼓勵學生到黑暗跑團做志願者。「長期與視障跑者們接觸，自己也常被激勵。人生沒有什麼過不去的坎。希望把這份積極的正能量傳遞給學生，一起追逐光、靠近光、成為光、散發光。」高三學生洪語萱首次陪跑後感嘆，泰戈爾的詩句「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是對盲人朋友最好的詮釋。高二學生志願者張益銘則表示，「也許我在速度上幫不了太多，但在陪跑中，能清晰感受到視障跑者展現對生活的熱愛。」

讓盧為羨慕的是盲人夫妻間的情感。「我帶他們到外地比賽，他們給另一半打電話能聊一整晚，有說不完的話，日日如此。盲人夫妻是彼此唯一的依靠，那種感情在視力健全人的世界裏很難遇到。」盧為認為，「陪跑員是視障跑者在賽道上的一束光，指引前行；很多時候，視障跑者也是陪跑員在人生旅途中的一束光。我們都在讓彼此變得更好。」



▲黑暗跑團重慶站負責人盧為（左）鼓勵視障跑者，跑團氛圍輕鬆。大公報記者韓毅攝